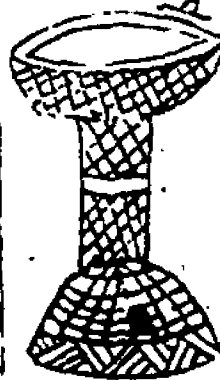


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

祭器

圖四十五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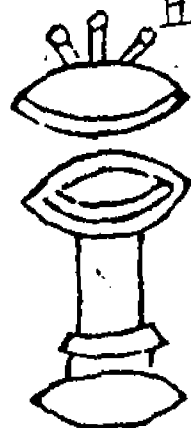
簠



罍



豆



盥



犧尊



登



爵



祀天犧尊



名君事鑑

唐氏王遵人奄一人女僕十人奚二十人
題竹曰遵禮天官序載遵人率四邊之實
遵禮行若如丘者其客實皆四升。朝事之遵其實
黃白黑形並既鮑魚鱸鮓熬麥白糲麻曰黃稻曰白黍
曰黑元謂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既火只及饌所
求反。饋食之遵其實棗栗桃乾燕榛實。如遵之實
麥夫與脯羞遵之實糗餌粉食也加遵謂尸既食后正
獻尸所加之遵重言者以四物為八遵麥也燕雞
頭也蓋遵謂若少半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
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元謂此二物皆粉稻末黍末所
為也。凡祭祀其其遵薦羞之實曰薦遵皆遵也夫食
禾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房舍之事共遵遵謂房
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遵事掌之因以共房中之羞
已上並天官遵人言四遵謂下經朝事謂事於遵是
也。如王若其言曰徑尺柄尺亦依法禮知之也。朝事

謂祭宗廟一確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簋高八寸
八邊好邊八邊着簋二邊七寸並簋八寸

名臣事鑑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句
免於討不敢求貶得貶不過三獻今且有加下日弗堪
无乃戾也固請撤加而後卒事晉人以此知礼重其好
貨去昭六年

羣書事鑑

中三礼皆

巨

名君事鑑

三代夏后氏以楬豆商王且周獻豆皆楬
无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无為矣
充揭憲素何反記明堂位周文王夫人可以奉祭祀則
不失哉矣千以米藝平昭千止也執藝來者以豆薦藝

后三

人脈有不掩豆君子以為隘矣記礼器

羣書事鑑

卷三田一為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

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下大夫八下大夫六礼器常豆之類水草之和氣也其臨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臨水物也郊特牲君獻尸夫人薦豆義夫人薦豆執事執體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尺謂校豆中央鐙豆下跗也宗婦觴酒豆肉遜而受惡民猶犯齒坊記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鄉飲酒義子孟子曰一簞食一口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孟子曰下謂豆以不為之受四升口負徑尺二寸有蓋高尺二寸漆尺中大夫以止畫亦案集諸侯節以象天子加玉飾三礼書竹豆謂之豆也生豆謂之登尔雅釋器

反說讀書食則齊且去席尺食為洁席也

豆之先大羹一也。有禮諱豚有不掩見前名目內。

筭豆

名君事鑑

周文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則可以承先

臨禮相助奠計采蘋燕朋友故舊也。邊豆有歲兄弟无

率伐木。祀于周廟駸奔走執豆邊豆。武成。其告

於上帝率天下諸侯執豆邊豆奔走。記大傳。其告

維何邊豆靜嘉。詩行葦邊人掌四邊醢人掌四豆。孔天

官九嬪贊。豆屬徹邊豆同上。川衛凡祭祀賓客共川奠

對邊豆之實。魚鱸蜃蛤之屬。澤虞。澤物之奠。豆邊豆

之饗。芹苴麥苺之屬。地官。大宗伯。凡大祭祀則薦豆邊

徹。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豆。以樂徹則佐傳

豆邊豆。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春官。掌客。六豆

積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邊侯伯八豆八邊子男六豆

六邊。秋官。春官。六月祀周公薦用玉豆。雕卷記明堂位

雅意屬也上注儀公秋而載嘗邊豆大房万雍洋
洋孝孫有變詩閔宮憲伯享趙孟具五獻之邊豆於幕
下趙孟解乃用一獻左昭元年禮子入享于鄭九獻庭
突旅伯加邊豆六品禮食物六品加於邊豆邊豆禮食
器禮二十二年禮冬至祀圓丘邊十二豆十二祭社稷
先聖釋奠先師邊豆皆八邊以石菹菜魚棗栗榛麥苡
之共豆以韭菹醯醢菁藟鹿醢芹藟東醢筍藟魚醢周
禮祭志頭饗中許敬宗言邊豆以多為貴宗廟乃踰于
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詔可二十二年赦令以
邊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礼官李士共議以聞韋瓘請
諸宗廟邊豆皆加十二韋述議曰今欲以甘旨肥濃皆
充於祭豈邊豆有加不能備也崔鴻曰古質而今文有
所不脩也亟加邊豆十二未足以尽天下之美而措諸
廟徒然近侈而見訾抵瓘又請至加邊豆各六每四時
以所果珍饈實之制可唐韋瓘傳

名臣事鑑

我遇之子邊且有踐踐行列貌詩
伐村葉

反辭亦分早

羣書事鑑

也核加邊也族陳也詩賓之初筵其邊

且祝以孝告擬以慈告是謂大祥記孔運邊豆之薦四
時之和氣也禮器鼎俎奇而邊丘偶陰陽之義也邊豆
之實水土之品也郊特牲女子十年不出觀於宗祀納
酒漿饔餼豆俎醢內則夫人鴈旦饗明堂位並謂
之事則有司存諸八禮記旦且濡物邊豆乾物以卿射
禮器邊豆以竹為之形制如豆亦受四升三禮器木豆謂
之豆竹豆謂之邊房豆謂之登尔雅邊竹豆也豆古食
肉器也

反說

晉文公又國至河令邊豆指之手足胼胝者後
之咎犯聞之而哭曰邊豆所以食也而君指之

手人肝肱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与在後中不勝其
哀也韓子十二篇亂我邊且憂弄微微詩寶之建大
天之祭邊且既設不得成礼者我云云謂留子問礼有
以少為貴者諸侯相朝无饗豆之薦礼運陳豆列饗
巨礼之末節也樂記饗豆不陳吾則无以見聖人矣相
先知

組

新增三條

名君事鑑

四尺

組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扇商以相

盛謂中為橫距之象相之言枳相也謂曲梳之也旁
謂足下距也上下兩間有似堂房謂虞氏尚質未有餘
飾始有四尺夏世漸文故橫木以為距於足中橫之木
有枝多曲辨記明堂位帝冬雕其組諫者十餘惜遂
良曰諫者救其源唐李傅周凡為組者以骨為主骨有
貴賤用人貴者凡前貴於後組者所以明祭之凡有貴

也記祭統曰王膳天凡王祭祀賓客則徹主之肺俎

主人飲食之俎皆為昨俎。內小正獻后之俎。凡大

小史凡大祭祀讀礼法史以言叙昭穆之俎。魯春官為

王三牲俎于俎。夏官典疾注魯隱公將如棠觀魚省撤

俎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也之制也左

隱五年魯公籩豆大房。大房半体之俎。玉飾俎也

其制是間有橫木有時似手房詩周宮。天工使石

尚來歸膳二者何俎實也。公羊定十四年。天子期祀

王祭以牛俎於上昭王也。國語。漢武帝。成性。父俎進

聞賈過師古曰言以此實俎以肅端時則其祭祭於

神明故曰云云。前礼祭志郊祀歌。魯宣宗。秀範。後為芳

俎。魯宣宗。陳池。俗祭音。

名臣事鑑 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休。宣十六年宋

公當上廟當夏。修冊節折升之於俎。左宣十六年宋

人身禮文字

叔弓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卷二十七 年

羣書事鑑

歷為俎孔頤或燔或多詩不步凡祭於公

禮腥其俎熟其穀然後退而合享休其大豕牛羊豕分

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禮運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

俎祭肺朔月少牢五俎四簋王藻季夏禘禮俎用烝嚴

升歌清廟朝明堂也取俎進俎不坐少儀大享之禮尚凡

酒而俎腥魚也腥魚為俎實不膳孰之膳而樂記祭

也者三牲之道美物備矣宗統兩若相見陳其薦俎仲

尼燕居並計三祀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曰吾將齋戒

藉白茅如故有房于醴俎之上莊達生四俎尚腥魚史

記書禮記王公立飫則有房燕王天子公諸侯禮之

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國周語俎四尺如案長二尺四

寸廣尺二寸高一尺祭兩端赤中央黑四代之俎重有

小俎高下長短尺寸祭節三和圖

俎豆

別傳四卷

名君事鑑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鮓魚

曰孔鮓魚不登早俎豆豈有非礼而可以養太子乎賈

誼新書公王司七祭祀羞俎豆礼夏官晉侯使聘周王

召上季曰汝今我王室之二兄弟以伯兄將和協此

礼以示民訓奉其犧象陳其俎豆周周記禮記

之內孝友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在室

東都賦禮儀之闕我廡禧繁我簋卿有且孔頌

臧至誠无昧清意惟芳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俎用雍和樂章云云為戒豐繁俎豆有馨張說開元

章迺且有獻樂繁盛同上

名臣事鑑

為潁川太守令大李諸生皮弁執

俎豆為吏民行喪娶之礼前韓延壽傳

為將軍言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

旅不忘姐且可謂好於礼矣守死善道後本傳
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
執崇為姐且東觀漢記周太廟尊儒宮備姐且歲時行
礼唐本傳

聖賢事鑑

孔子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姐且

姐且礼誥也語十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姐
且孟子序孔子為兒戲時常陳姐且之事廷世家

羣書事鑑

姐且為姐孔碩為姐且孔庶詩無以姐且且唐蓋
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記燕義姐且有

數曰聖王立而將之以教曰礼御飲酒義姐且之尚生
曲也且之先大羹一也姐且一謂一於古也此以家太古
時皆貴本之義也荀礼句醕酌姐且酬酢之礼所以效
善也律王燕訓姐且古者尊爵姐且以為誥以適郊而以
事神而治民言礼系志以動浮光於姐且散微照於苞

宜初迎長日賊

反說

諸侯之祭社稷俎且既陳天子終如之何孔子曰廢記曾子問劉向談上曰至於俎且骨骸之間小不脩因絕不為前礼系志于今日尋俎且不設晉王導傳

鼎俎

名君事鑑

周成王膳夫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因牢鼎

礼致雍錄注云饗一牢鼎十有二牢鼎九在西墦前云陪鼎三者當肉屬脚腫臄並陪牛羊豕鼎後也亦云九俎者陪鼎三脚腫臄者謂庶羞在於且推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又案礼記云魯鼎奇而籩豆偶者謂正鼎九陪鼎三即是奇數俎據正鼎而鼎各一俎○外饗掌外祭祀之制有陳其鼎俎○內饗掌宰烹則陳其鼎俎以牲体實之○取於錢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

曰齊魯俎曰載齊魯燕烹禮天官鄉師之職問其祭器在祭器者屬魯魯鼎俎之屬問齊魯主集為之地官

名臣事鑑

伊尹欲干湯乃為莘氏媵臣魯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史商紀伊尹能勤於鼎

俎前王義安傳

羣書事鑑

經脩其鼎俎以降上帝記禮運鼎俎奇而護巨偶陰陽之義也郊特牲殽有陪鼎在

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也左昭五年

〔伴題〕備其陳列多寡不同

樽俎

〔新增一條〕

名君事鑑

黃帝禹成樽俎帝用經略文粹風后八陣圖記周成王鄉師州共屬諸國樽俎之屬

禮地官

名臣事鑑

晏子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家語折節楊素謂子曰天

子求善樂譽者子曰詩曰樂德仁人也詩曰可使詩曰素曰已死矣子曰通聞迹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文中主王道

聖賢事鑑

周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

掌禮

孔子相

用犧象山鼎彝尊尊用黃目俎用祝厭記明

羣書事鑑

陳樽俎列漢且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記系記尸祝不越樽

俎而代之矣莊通逸落有樽之尚元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一也荀禮苟

簠簋

新譜

名君事鑑

周飯土簠土簋土釶土罍土子虎罍土飯土簠土簋土罍土燒

夏后氏之四連周之六瑚周之八簠注皆黍稷節制之異同未聞記明堂山黍稷之節日期日連周日簠

盤宗廟器之貴諸公冶長注胡盤祀器名也○曰胡周
曰盤左京十一年注○**胡**鄉師問共祭器○**周**祭器者簠
簋之屬問皆主集為之。告人凡祭礼共簠簋實之陳
之宿客亦如之因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之器。
饌人凡祭祀共盛賓客共其簠簋之實○**地官**簠實二
于簠春官肆師注小史以書敘昭穆之簠俎春官掌客
凡諸侯之礼上六簠十鼎盤十有二簠稻粱之器也
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子
男六簠堂上二盛黍稷器也盤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
夾各二秋官族人為簠實一轂宗尺厚半寸脣寸距祭
宗廟皆用木盛此用瓦簠據祭天地外神尚質冬官
考工至祀圓丘昊天上帝配帝簠一簠二唐杜宗志
○**周**頭慶中許敬宗言大祀中祀簠簋諸姐皆一詔可
韋述議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无方是簠簋可去
而盤盂栝案當御矣云云韋述傳**周**宗黍簠簋為方姐

盛實陳光裕米章公命八盛盈和六瑚名御嘉穀匪飲
德馨斯猷張說開元米章

名臣事鑑

正飾之大夫刻為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
以玉記札器管仲錄蓋而難為上也云云記雜記

聖賢事鑑

尼曰胡蓋之事則當孝之矣甲兵之事吉
未之聞也左京十一年

羣書事鑑

酒二盛可用享一盛應有時筵二飯盤則博
之器至約之道不可常也疏然至約限在
損時應時行之非時不可也易損卦六四樽酒簋二用
牛納約自牖然无咎筵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
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在正之器納此至約自牖
庸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其卦於我乎每食四
盛筵四德黍稷相梁釋文云内外方圓曰簋外方內圓

三簋容一斗二升詩桂棣有饌簋盛有秣棘匕大東
陳饋八簋注天子有八簋伐木並註天子嘗幣郊社簋
簋既陳記曾子問實其簋簋則羹以孝告報以饗告
孔運諸侯朔月少牢五俎四簋王簋饋饗禮之器也祭
諸夫祭有饌是故以四簋祭具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
竟內之象也。八簋之實美物備矣系禮並記禮記曰
樽酒簋二此明祭在簡易不繁奇由禮志曰廟祫有事
祝宗報曰簋簋普淖則此之自實注曰秋饗斯盛我簋
斯祭注晉大也淖和也三簋簋轉益德能大和禮記安
仁籍田賦饋禮簋受一升足高二寸中國外方牲其四
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具飾如簋盛稻粱。簋受一升足
高一寸中方外國黍升中有蓋龜形外國山方以中規
矩天子玉飾諸侯飾以象盛黍稷器三孔者

反說

陳其簋簋而哀感之孝經十八章古者大日有
坐不賸而廢者曰簋簋不飾前當言傳君子以

陶刻

名君事鑑

三王作牛用陶匏塗器用陶匏尚礼然也
記郊特牲周成王曾人社遺用大蠶桑門

用熟麋脂注大罍左罍熟麋脂取甘瓠去核以齊爲單禮春
官大司馬南郊器以陶匏素俎通典言武德初定今冬

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器用陶匏禮樂志周禮詔曰令
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從文禮志

羣書事鑑

器質也詩生民注酌之用匏注酌酒以匏

辭言忠敬也。公劉注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觀天下之物无可以稱其德。疏陶謂瓦器。謂酒樽及瓦甔之屬。匏謂酒爵。又曰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也。以薦道鹽之屬。是用薦物酌酒祀合天地。記郊特牲。以其席蓆藉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

不敢修其文也前郊祀志天道貴誠約而不費故牲其
饋皆用陶匏後郊祀志傳記陶者資火化而就匏者非
人力所為皆貴至素以象天地之性也三礼皆合色者
謂破匏為之即匏爵也以志冠礼王乃以匏片為爵酌
以獻尸為朝踐之獻国物无以称天之德故但取天地
之性也通典礼有賁字 賁字 尚素 无文 尚礼

樽罍

名君事鑑

四代 泰有虞氏之車也山罍夏后氏之車
也考商車也犧象周車也凡四代之器魯

兼用之記明堂位灌尊固以罍周以黃目同上周朋酒
斯享注兩樽曰朋詩豳七月文王我姑酌彼金罍維以
不求懷酌彼兕觥維以不求傷流金罍酒苦也諸目之
所酢人君以黃金酌尊大一碩金節龜目盃刻為雲雷
之象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目卷耳
成王挹彼注茲可以濯同酌章酒正共五齊三酒以

實八尊禮云言也人祭門用醴酒庭用餼凡山川四方
用蜃凡裸率用蜃凡諸事用蜃注蜃者蚌也去殼以各
為尊者蓋齊。往禮用大饗注大饗也去官司尊與特
尊象尊者尊重尊奉尊山草皆有蜃注尊以蜃和醴神
之所飲也同上晉正旦設曰獸於殿庭尊蓋上施白獸
若有能獻言則廢此尊飲酒客禮曰獸尊乃杜康之
造式也為白獸蓋是後代所為示忌憚也禮志

蠶書事

蠶書酒蓋亦用缶納約自滿終无外易
卦五藏之註門外缶門內並君作元應此

以小為貴者也注瓦甒五斗。廟堂之上鼎尊在左犧
尊在右夫人東酌鬯尊中注春凡尊必上元酒酒不忘
古也。六壘則在六尊之間六尊為中受五斗焉。推
君面尊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禁注席禮亦用犧
象山壘。樽尊用黃目明堂位並記注山壘常滿後則
蠶書注有酒無禮明焉去京解魚辭不虞之名矣

外傳壘之器韓明水賦傳記小壘謂之坎因壺形似壺

矢大者受一斛尔雅蜡祭百神与四方百物之類乃周

散尊自中尊也彝為上尊壘為下尊三禮

譬喻

蚌曰令將聚尊之象也蚌蛤一名令將聚令將聚則是

形記明堂仙注

反說

鉗之聲矣維壘之取因鉗小而壘大言為取者

器類

裸品 先奠 春官之掌

爵

名君事鑑

三代夏后氏以琖商以斚周以爵記明堂

玉幣爵之事大朝覲則贊玉幣于爵爵所以獻齊酒
不用玉爵尚質也上文注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
賓客贊贊受爵之事。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琖爵亦

如之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其爵以瑤為飾礼大
 官問齊凡事掌其比釐提罰之事酒爵以兕角為之
 地官樹爵人大祭祀与量人受宰畢之卒爵而飲之
 受福之數樹爵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与量人者
 事相成春官司士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夏官梓人為
 飲器爵一升觥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觥冬官

名臣事鑑

管仲反坊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坊管民亦有
反坊反坊反爵之坊在兩楹之間酌畢

則各反爵於坊上詔三管仲反坊而難為上也記雜記

聖賢事鑑

孔子卒爵而樂闕孔子屢嘆之記郊特牲

羣書事鑑

經公言錫爵詩簡兮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賓之初筵飲玉爵者弗揮蹴玉爵玉孟渾

振去餘也記曲礼孟春躬耕反執爵于太寢月令其登
 饒受爵則以上嗣文王世子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

者獻以散尊者羊脾卑者羊角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禮器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以退。君若賜之爵則越席用拜稽首受登階祭之飲卒爵而侯君卒爵然後受庶爵上尊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用缶以璧飾其口也明堂位卿爵居右介爵酢爵饌爵皆居左少儀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尸飲五君洗玉爵獻物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祭統並訛舍爵策動缶爵飲酒器也五歲二年爵盈而不飲

注言務行禮也五年凡祭祀用洗匱巾水盥仍又條爵一以祀神宜窮精潔疏志**文集**援筆芳挹佳裝斗為土爵梁丘平九歌酌羽觴兮消憂西子康曰羽觴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燕賦傳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兌下方足條赤雲氣。爵刻木為之漆

赤中爵尺也尺也不赤亦不氣三孔爵爵也也亦爵之形許謹說文

反說

三爵不識名敢多文劉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詩賓之也建莊為上見前名民

禮記

灌獻 越酬

犧尊

名君事鑑

犧象周尊也記明堂禮記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犧尊飾以翡翠禮記春官司尊

名臣事鑑

犧尊春秋載晉犧樽將將詩風宮

名臣事鑑

田園以犧象一尊全列牛象之形盤皆為尊毛鄭皆謂刻陶象之象其形使安三孔

羣書事鑑

禮記君臣西酌犧象 廟堂之上犧尊在西司

犧尊以沙羽為飾爵室之器也明堂位在犧尊春夏之祭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戶

也同上疏曰且犧象不出門家相冒以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則美惡有間其於失生一也壯大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鍤之以剖剝難之以青黃廣博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而溝中之斷則有間矣惟南子曰和協典祀奉其犧尊周語其朝踐用兩犧尊其一盛元酒一盛醴齊王以上爵酌醴齊以獻尸也三禮圖

黃目

名君事鑑

惟尊固以黃目記明堂位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尊爲上也疏因將斯爵也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上文注疏曰鬱人掌裸罍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曰裸罍謂彝及舟与璜也○司尊彝飲嘗不烈裸用罍彝黃彝固黃彝黃目尊也春官凡六尊六彝之名鬱齊獻酌獻素何反礼

名臣事鑑

周公嘗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

廟新尊目黃目記明堂行爵謂爵也酒黃

羣書事鑑

今尊崇周公故於夏禘用之同上疏
歷黃目爵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

如特牲

小金鑑

名君事鑑

周成王大司寇奉其明水明火註明水火

火於日以釜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蓋明燭也夫
遠陽遠也釜鏡也取水者出諸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
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禮我官明燭以昭顯陳明水以
為元酒。明蓋謂以明水滌滌潔盛黍稷已上司桓民
任晴明以金燭取火於陰則以木燭鑽火也。謂祭日
之日既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目者太陽之精取

火於日故名陽遂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漢世謂之方諸明者繫也是取日月陰陽之繫氣也已上司煩氏
諸攻金之工繁氏執下齊宣大刀削殺失收金燧也。金
錫半謂之鑒燧之齊宣收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凡金
多錫則曰且明

君事事鑑

經子事父母左佩金燧木燧燧燧則以金

而精氣旁射對月而陰燧燧下又曰出自方諸不似較
人之疾將以養乎陰燧非獨配乎陽遂聊設金以取水
取不住而能盈韓明水賦**傳**記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
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礼外傳

卷之六十五

兵制

事鑑 國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

車賦天子歲方千里提封百萬并定出軍賦六十四萬

井戎馬四万匹兵車方乘故稱方乘之主戎馬車徒千

戎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蒐以田秋治兵以狩冬大閱

以金鼓農隙以講事為連師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

徒待其大簡車後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

大國三軍小國一軍人將比其而鄉二千有五

有比其而鄉二千有五

比其而鄉二千有五

比其而鄉二千有五

示其威公任用管仲而問行霸用師之道管仲乃作
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安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
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
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遠夷
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前刑法志晉作二軍左閔元年
晉於楚作州兵約五營為州謂使州長若繕甲兵信十
五年于唐于夷各三軍制值二十一年蒐清原作五軍今
舍三軍復三軍之制文六年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用三年齊公既伐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瀟之法
終助諸侯為盟主前刑法志晉有陷陣有組甲憲有
晉流君子之軍出歷代兵制漢文二年初与郡守為
銅虎符以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密發在遣
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前本紀元封元年置十
二部將軍本紀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
吏有告劾亡者止齊東本紀宣帝本始二年大發兵

關東懷軍銳卒與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行
 軍。仲淵元年西羌反，發二輔中都官徒弛刑及庶寡
 俠，發射士尹林、孤胆、胡然、騎三河、潁川、沛郡、汝南、汝南、
 村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尹騎詣金城、
 本、**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官。詔罷輕車騎士、
 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七年省長水、射士、
 二校尉官。九年，初致青巾左校尉官省。國都尉復置護
 羌校尉官。十二年，杜茂將衆郡弛刑屯北邊，因施請曰：「
 弛。」十五年，復致屯騎、長水、射士二校尉官。十九年，復
 致函谷關都尉。二十二年，詔曰：「宜罷諸邊郡其候吏、
 卒，後卒。」**中元**二年，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拜歲。
 更賦，必更謂戊卒更相代也。賦謂徒更之錢。永平八
 年，詔三、三、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尋，勿答詣。
 庶，遂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十六年，同十七年，令武
 威、張掖、酒泉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任兵者皆一

以功治兵罪詣野營初置西域都護戊巳於尉本紀
宣和元年令部國中都督執囚賊死罪一尋能金
城茂李以初元二年使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巳
校尉官。十四年初置東林將兵長史官。十六年侯
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本紀初元三年令吏人入錢
穀得為虎賁羽林郎銀騎營士各有差錯續漢志曰批
金吾銀騎二百人漢官儀曰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
士五百人長水領士千三百六十七人。初置長安雅
二營都尉官。建光元年初置漢陽營兵本紀初元
建元年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謂五都督師部
率五人令教習戰射本紀初元府兵月後本門以宗古者
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授封約卒乘之數
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保人邦寧
武遏亂略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
不主兵事止於養勳皆臣願陛下均兵農之功唐刻書

韓美因李德裕徙劍南西川即度使率戶三百取一
大使督戰官勿事緩則應急則戰請之在邊子弟其精
兵曰南武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
擊奇鋒流電霆言其騎終十一軍本傳

北軍

中壘

屯騎

步兵

越騎

射聲

胡騎

長水

虎賁

北
宮機八
內中尉兵
門外校

此軍不常置故或云七校

此校武帝所置並屬北軍

或曰北軍在外南軍在內諸儒之說不同

南

京城

京城

十二城門屯兵

外營屯兵

馮異

軍

門外

扶風

光祿勳

期門羽林

武帝初置為兩軍

南北軍

名君事鑑

呂後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柄授太尉

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王卬衛尉毋絳相國產殿門產不為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故為亂殿門弗納徘徊往來朱虛侯章請入未央呂報門遂擊殺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起拜賀前高后紀文帝

即位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本紀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
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黃鵠時前拜
以修武備云云刑法志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
備徵捕李揆曰臣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
北軍以安劉氏本朝資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強固今
以羽林代金吾又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以格唐李揆
(南軍)掌宿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宿衛宮殿門
戶典謁省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後唐官志候
官曰衛士八十一人上文注三省郎。虎賁郎。羽林
郎。都尉。公車司馬。公車司馬主開門禁戒非
常並百官志

(北軍)

領營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越騎校尉
掌宿衛兵。步兵校尉掌宿衛兵。長水校尉
掌宿衛兵。射聲校尉掌宿衛兵。七騎校尉掌宿衛

兵。掌胡騎之屯他陽者不常置後百官是八校武帝
初置光武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
賁并射士領士數无所考右集錄後志

府兵

名君事鑑

嘗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由周襄王制壞
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
教養蓄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豈不能合古法
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
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解
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蓋唐有天下
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
廢而為廣騎廣騎又廢而為方鎮之兵盛天太宗正觀十
年更號禁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比置有名號而
內二百六十有七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

爲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其番上宿衛惟給弓矢橫弓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元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兵久不用府兵之法邊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號曰廣騎自天寶以後廣騎之法又稍變廢折衝諸府至无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輿能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虽无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抚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賦財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舊唐兵志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損食貨志陸贄言

太宗列置府兵八百而關中五百矣天下不敵關中則
君重駟輕之意也降者復降暨太宗置府兵其意蓋重衛
武崇掌關則則重弓力絕有事則繼來負戈所以修復
古制不修舊物加費億萬國家治雖隋制則十六衛將
軍總三千五百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省守分部夾峙禁
省本原事迹矣天下之大命也始自正觀中既武遂文
內以十六衛為義武且以開折衝果設府五百七十四
以儲兵位杜牧之作原十六高

反說

唐衛金藏而卒果其習武請奏叙至于開元末
邊儒奏意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
夫奏意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
削傷兵外作天數之作原十六衛

唐十道府兵之數

關內道 京兆百三十一 華二十 同二十六

商二 鳳翔十三 邠十 隴四

涇六

原二

寧十一

慶八

監一

鄜十

防五

丹五

延七

靈五

夏二

綏四

府九二百七十三

河南道

汝四十三

號四九六十二

河東道

河中三十三

晉十五

絳三十三

太原十八

泌三

嵐一

寶二

代二

澤一

九百四十

潞一

河北道

襄二

易九

薊二

山十四

平一

山南道

江陵一

襄一

金一

興元九

成一

凡十七

嚴石道

秦六

渭四

蘭一

洮一

嶓三

疊一

岩二

涼一

迎瓜一

凡二十

淮南道

揚四

和二

安一

九七

江南道

越一

潭一

凡二

劍南道

成都三

彭三

蜀三

汶一

印一

九十一

廣南道

廣二

貴一

九三

右十道府兵按關內一道州府二十九只有十州

无府兵京兆自有百三十一府其地如華州有二

十府同州有二十二府鳳翔有十二府皆近畿也

此外十五州只有八十三府以此知關內只有二

百七十餘府

兵

關內一府

名君事鑑

為營衛同上順殺氣以作兵文淵閣臣八

厚言漢太宗曰保平黃帝之制兵也後世豈有天智神

阮學陽文正此

略莫能出其閫
 李衛公國策
 陽文武此二帝
 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兵不血刃而有
 誅桀紂也。拱揖指揮莫不趨使。荀彧共湯用兵。莊天
 運齊之技擊。木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木不可
 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
 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荀彧共湯。用兵。莊天
 我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隅。罔有不服。書云
 改王將伐大戎。奈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則威觀則玩。則无震。少周紀
 澤謂范睢曰。商君為孝公明法令。兵動而地廣。兵休
 而國富。故秦无敵於天下。史參傳。傳良將勁弩守要害
 之處。信且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賈誼過秦論。騁狙詐之
 兵。而諸侯王表
 高祖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
 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

昔曰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

故

乃可服項羽无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幸也臣以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之韓信亦收兵從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彭越張敖索間破之。以兵下諸侯譬如君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前本紀曰帝孝文皇帝之時兵木无刃前東方朔傳孝文曰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更務志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前匈奴傳贊曰匈奴昔在高文武失為兵主揚孝至前帝吳楚已破竟寧帝不言兵張陽傳匈奴選將練兵。兵連禍結三十餘年前匈奴傳閼越圍東甌告急於後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廼遣助杖節發兵會稽豫交兵浮海救東甌發兵誅閼越淮南王安諫曰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戰嚴助傳曰帝以兵若雷風耳前匈奴傳趙充國奏疏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幸得於外則福生

於內不可不謹本傳魏相上書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爭恨小故不忍損於人者謂之忿兵人忿者敗利人土地
貨室者謂之貪兵貪者敗時國家之大於人民之衆
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此五者非特人事
乃天道也本傳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後本
紀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鋒雲雲夾威既振
新都自焚本傳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
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點上從之魏證固執以為不
可。元年或上書奏府舊兵宜尺除武職追入宿衛上
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豈舊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
之所言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通鑑帝本以兵定天
下虽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魏證傳太宗踐祚突厥部
種高麗帝方遣進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
繇馬邑趨惡陽魏證傳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

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聞其腹心夜襲
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石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
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昔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廣
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乃保吾渭水之耻矣李靖傳
自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一則无震夫
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虜
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
以小不忍輕任于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
是以聖人謹於兵帝重其言唐蕭悅傳

名臣事鑑

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四弓矢令閑月

得曹獨有射歲終大校親校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
為精兵本傳

漢書事鑑 國宋向成欲弭諸侯之兵子罕曰天生五

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之設久矣所以威
不熟而昭文德也左襄二十七年曰兵在外以誅暴內
以禁邪故尊主安國之經也管子參患禮義教化是齊之
也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王者之兵不試則
一害而定不必試也。陳豎關孫卿曰彼兵者所以禁
暴除害非爭奪也荀諷兵曰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
亂世史律書兵家者流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
備也其用上矣前藝文志傳曰兵者國之大事校之以
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孫
子兵者詭道故能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
遠以而示之近同上

鑒喻

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刃阻兵无衆安忍无親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矣左僖四年仁人之
兵聚則成空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
先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正則若磐石

國者以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將
墜莫不說喜同上兵為王者大事存亡存亡係焉將非其任
則於人敗國齊段孝元有云持大兵如擊盤水一致蹙
蹙求止可得哉唐魏元忠傳兵形象水因地而制形
兵因敵而制勝孫子大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雨如風如
雷如電夫示不驚然後乃成太公六韜

反說

越王欲伐吳范蠡諫曰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
也爭者事之末也史越世家以道佐人主者不

兵法

以兵強天下者三十一章佳兵者不祥之器老三十一章
備患 外治 權要

兵法

新得公

名君事鑑

問對李衛公問對李靖曰兵法自黃帝以
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謀太宗曰

采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間

關公書

三

問對師奈何太公曰兵法凡人主講論異

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卷制率非法六部成王太司馬以
九伐之法正邦國禮夏官高祖天下既定命韓信申軍
法前本紀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張良傳國語詔
用兵法不勤不教將帥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尽力者
去之罪也前本紀國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
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於農唐太宗幸
靈武回召靖曰朕命道宗討薛延陀乃鐵勒諸部元
置管官朕皆從其請今北荒悉平然諸司番隊雜處以
何道巡文靖曰且以調戍戍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
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
變易易服出奇擊之李衛公問對太宗曰舊將老卒調
聚始末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何道為委靖曰臣
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扶成授之軍校云
云此三等之教同上

太宗復兵中責師明軍法也借史

名臣事鑑

太公靖曰周之始興太公實繕其法始於

此都以建井畝戎車二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李衛公問對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李衛公問對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伍人為五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亦由司馬法皆得太公之道法同上

信曰

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陣斬成安君泚水上諸校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令君背水陣以勝者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經亦謂兵法也即予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

平李傳張良韓信序以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定
著三十五家李衛公問對霍公洞上嘗欲教之徐吳兵
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李古兵法李衛公問對
國步男將帥之節而李兵法通知四夷事李衛公問對
李春以司馬兵法李衛公問對後李傳李衛公問對與李通少
曰可與語孫兵者非斯人尚誰哉李衛公問對數曰又大
當以功濟四海更李兵書戰策李衛公問對諸凡李輟策李衛公問對
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李衛公問對李傳李衛公問對與李通有
曉戰陣法李衛公問對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
出其意李衛公問對上

羣書事鑑

子三言一曰鼓鼓所以住也所以起也所
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
以卑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
也此三謂二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李衛公問對營仕法李衛公問對吾聞兵法
什則圍之倍則戰之李衛公問對前韓信傳

一曰武王天下無兵法莫大十二家教者人並
以爲重史者元武也

六六章

名書事

國周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越蒙氏而

之居國武王成王殷周之大仁也越蒙氏而

堅執執自帥士方下犯危難平暴亂本紀故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於兵革後元十七年遺詔曰方內

安寧雖有兵革則本帥兵革不動而後元十七年遺詔曰方內

中歌其詩曰樂美端歡象來致福款臨以受終元兵革

前九卷天下下攝然自以役身不見兵革。方內大寧

戴白之老不見兵革。越人勇毅與兵誅之月恐自後

兵革无得休息也。淮南王上安書見嚴助傳。五鳳三

正詔北邊憂於難有兵革之事。前本紀黃龍元年詔方

全天下。事兵革。王不動。同上。方今天下賴陛下恩。早云

全華之危前路溫舒傳書元帝邊陲長无兵革之事故

改元五音鑑前本紀成時天下无兵革之事号為安

樂前食貨志四國兵革既息天下少事後本紀百姓新

去兵革後張紀傳太宗四夷稽伏不作兵革如正符

羣書事鑑

四兵革不試諸侯賓服記樂記五兵革不

之堅甲利兵

反論

威天下不以兵革孟子梁惠王上兵革非不堅利也

義立

增一條

名君事鑑

行於天下也潘叔兵陽威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同上齊魯我狄是膺信傳公与齊

威至義仁比當戎与狄南文荆及群舒天下无敢禦者

閩言詩詩扶義而西漢王數羽曰吾以義兵從諸

侯諸侯威前本紀以義兵從思東端之士何不散

諸將上奏曰王与伯升首義義兵後本紀謂
曰將軍起義兵吾願充行伍王霸權
義兵起太原唐共志李太聖義兵武平區宇文粹受辭
義兵靖曰公以義兵欲平暴乱通鑑隋恭帝紀太宗高
祖欲募兵太原太宗諫曰義師為天下起也宜直入咸
陽号令天下舊唐太宗紀世民曰吾以義兵正為誅佞
人耳通鑑高祖紀世民曰不若順民以義兵通鑑廣
泰帝生帝曰吾十八年義兵廣山南傳徒奮袒呼擒迎
義旅新正行

名臣事鑑

陳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詭謀奇
計韓信傳

羣書事鑑

孫卿曰兵常以義為本有欲兵楚公問
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
勝子固莫如任義過此敗之招也中說問易
後王

王者之兵有征无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蜀志江者

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

前漢文志師出以義沛若時雨唐貞觀年

神兵

新舊

名臣事鑑

田單

令城中又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

宋公孫神兵史者田單傳

周臣

夫孝皇三年吳楚反周

亞夫善射擊吳楚趙涉說曰兵事尚神密將軍出武

關抵符陽直入武軍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前周勃傳

以

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公孫述大驚

以救擊地曰是何神也後本傳

人伐山開道徑至斬關置守將金梁翳大驚曰何其神

也後本傳

日洪家前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

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其眾

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後本傳

司馬懿遼東守公孫文懿反聞魏師之出請救於孫權

權遣使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无前晉

宣帝時魏文帝問司馬懿曰狂虜自討何若為先懿曰

軍向復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

同上制曰宣皇雄略英猷自以兵動若神謀元再計矣

同上懿靖曰兵機以速為神唐李倕曰光顯泰

旗陷軍出入若神唐李倕曰寧為州刺史吐番引難

羌寇每薄賊城二蒼累石得政惟東南不合者文并謀

知之乃為地直再宿而破虜衆驚相謂曰帝神兵也唐

李倕

羣書事鑑

傳記動冥神於不意六韜凡兵之道莫過

乎一者借於道幾於神同上微乎微至

於无形神乎神至於无声然子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

謂之神同上

名臣事鑑

李廣程不識李廣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

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无部曲行陣就善水旱頓舍人

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

遇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

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廣卒犯之无以

禁而其士亦佚樂為多之死我軍重垣樓虜亦不得犯我

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前李廣傳

羣書事鑑

子臨武軍與孫臏以兵臨武君曰上得天

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用兵之要術也孫

臏曰不然其要在乎附民而已。用兵攻戰之本在乎

一。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並荀以兵用兵則貴右

老三十一章史安國曰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

亂定舍以待其勞前韓安國傳記善用兵者能人之

其非戰也。攻人之城非攻也。用兵之法什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其有以荷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所不可攻也。用兵之法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君命有所不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並荀子

善戰

善用兵者善戰如師然帥然有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孫子

反說

用兵之害猶勝最大太公六韜州吁用兵暴亂又曰曷雖用兵詩擊鼓

治兵

之君事也

文王受紂其初詩皇矣文王與瑞牙璋以治兵符瑞錄以為牙牙璋兵象兵守用兵

疏世世世若存人成遂諸侯成周禮春官大司馬

教治兵治中音仲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秋以習兵
治兵於廟禮也左莊八年晉欒甲治兵詩謂秋以習兵
王復治兵於廟宋使子文治於暎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
墨書書銘征不義謂月令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
兵所以不忘戰也前本傳

墨書書銘

師

名君事鑑

禹乃會群后錫享師曰濟三有衆咸聽
朕命書大禹謨益贊禹而班師唐元魏賈

良東夏后四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家語
五帝夏后以師克我前藝文志湯武書御衆故无父

撫之師後杜詩傳湯武之師不再鈔而克周王于
周王于當天師及之詩檄檄於鏢王師連雲時臨

詩酌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書泰誓上惟
戊午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云云泰誓中王
乃大建六師泰誓下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
于我師武成武王即位大公望為師牧野史周紀
司馬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統正六軍
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總軍師之通名也其取九伐
之法云云書周官小司徒乃會方民之卒伍而用之伍
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
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齊以令貢賦禮地官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總用其義勇
禮春官大司樂主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同上車僕凡師
共革車各以其萃同社司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
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禮夏官宣王宣王南征也
方叔止此其車三千師干之訓方叔率止鉅人伐鼓陳
師勦旅詩采芑載被淮浦王師之所詩常武整我六師

以修我戎同上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
山甫諫不貽國周語宣王與師命將以征伐之四夷賓
服前匈奴傳晉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左氏
十三年說故北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司
馬傳通西南夷書忍百万之師以摧鐵虎之喙前匈奴
傳宣帝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前趙充國傳至本始
之初匈奴有祭心延發五將之師十五万騎獵其南前
揚雄傳錄王師方征荒裔勦凶虐平渤海外後班
固燕然山銘晉元拒苻堅三衆潰宵遁聞風奔鶴唳以
為王師至謝元傳德宗陛下將宣區宇乃命將與師以
討四方唐陸贄傳

名臣事鑑

召列二征師召伯成之詩泰帝前百

降者日以千數後本傳晉師興師百万日費千金章野
上書晉書成討朱泚至師入長安人皆不知唐書傳

師者湯武克桀而市不易價長安之人不識旗鼓虽三
用師不能加之本傳與與韋處厚疏以一士止百万之
師唐裴度傳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抑平淮雅
其往視師是蔡人同上

夏重事鑑

經師行以律易師卦長子帥師同上利用
行師征国邑也謙卦大師克相遇同人卦

利行師豫卦王于與師修我戈矛王于與師修我矛
戰王于與師修我甲兵詩无衣于犯曰師耳為壯曲
為老左傳二十八年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
從之左成二十八年師克在和不在衆成十一年隨武子曰
用師觀象而動宣十二年魏絳曰師衆以順為武襄三
年善為国者不師喜師者不陳穀梁莊八年還師柞
席之上家王言無單食壺漿以迎王師孟梁惠王下
史王者師當務万全唐李汉傳師行必藉馬力魏元
忠命收用兵封事

反說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正吝勿泰圭
師與不息自十年矣人之生彥空於杼軸唐得
雅父陳政跡有敵若可縱師多矣為唐千公異破
朱餅

師旅

新書

名君事鑑

文惠王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焚敷

謨文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皇矣

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書武成殷周之旅

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紂予侯與詩大明洽商之旅克咸

厥功詩閟宮方叔率止鉅人伐鼓陳師鞠旅二

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

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顯允方叔伐鼓洲

洲振旅闕詩采芣進厥虎臣闕如虓虎詩常武王旅

軍二如飛如輪如江如岱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同上命
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維師省此餘士。
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詩常武公番二良上
旅力既征我尚有之三勇夫射御不憚我尚不欲
秦誓同景征吳葬武與師旅叙傳詩晉孝武皇
帝致殊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後和帝
紀宣帝神爵元年詔軍旅暴露前卒如

名臣事鑑 召伯我徒我徇我師我旅詩希諸卷王
旅陣二是佚是古抄平雅

羣書事鑑 加之以師旅語十統御師旅則有介冑
之服引叢子儒服篇凡礼事師旅師威也

荀九論史聖人與我而師崇其旅後劉陶作

譬喻 若林如嘒虎如江岱山川並見前君類

反說 西戎東夷交侵中国師旅並起詩召之華

是清人刺文公也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父

而不召衆散而歸危國忘師之本鄭詩

六師

戰增一條

名君事鑑

文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謂出兵征伐也二十五百為師詩檄檄武王時職明王

乃大烈六師明誓衆士書泰誓丁成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臨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在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書周官

張王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我六師之衆无壞我高祖之祖寡有之命書康王之誥宣王赫明王命卿士

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詩常武宣帝

命虎臣推後將軍趙夕自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是九國建中述朕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

士安該六師後班固燕然山銘

元宗

張皇六師震耀九

名臣事鑑

明侯嗣侯命掌六師仲康命嗣侯掌王

六師為大司馬書前征師眉諸葛亮傳時周思推君志有靖予爰整六

羣書事鑑

十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孟子告子下傳記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師之以征不

德自師謂六軍之眾也見曹語

六軍

名君事鑑

漢周以定天下天下既定而猶立司馬之官授六軍之眾前刑法志必曰小司徒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齊竭作自羨饒也竭作及行禮地官大師之禮用眾也釋曰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禮者官大宗伯司馬之職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將皆命卿追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夏官宣王王命南仲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其甲兵之事整齊六軍之眾以惠海內之旁國詩周書

親勒六軍後本紀

秦皇事鑑

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故一卿出一軍卿為正總為副書

警蹕

天子歲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万
井戎馬四万兵車万乘故稱万乘之主戎馬車徒下支
素具前刑法

反說六軍不發无可奈何唐白氏長恨歌

軍旅

名君事鑑

文王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詩皇矣

武王

小年以六聯合邦治四曰軍旅之

聯事以法掌軍旅之戒具礼天官

弱未傳者采詒軍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

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信軍復大振羽與漢相

守于壯苦於軍旅北貉歐人來致衆騎助漢前本紀

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以誅諸呂勃欲入軍門行
今軍中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勃
遂將此軍誅諸呂祿前高后傳元封元年朕將巡
邊陲擇兵振旅前本紀紀元自亂蜀平後非微急未嘗
後三軍旅三紀

聖賢事鑑

子曰俎豆之事則蕘聞之矣軍旅之
事未之孝也語十五

羣書事鑑

孟季春君親誓社以習軍旅記如特牲軍
旅思險隱情以虞少儀軍旅者先王之所

以飾怒也記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若无禮則軍旅
武功失其制仲尼燕居軍旅不辟難表記當謹軍旅之
事雖不往古者深衣可以治軍旅保本軍旅什伍同爵
則尚齒而弟任乎軍旅矣系又記軍旅整於郊内國
語曾語

三軍

名君事鑑

釋曰大司馬掌九法制軍禁以糾邦國

夏官

大司馬掌三軍以國二軍小國一軍也

三萬卒

成數也詩國有師三軍謀元帥

獻公

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元帥中軍帥左傳公二十

七年

郤穀將中軍狐偃將上軍稟叔將下軍左傳二十

七年

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

軍諸侯

之大者三軍可也左傳十四年楚子伐蕭申

公巫臣

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

左宣十二年楚子辛之踐樓於會稽之上號令三軍

號猶呼也

周語三軍錫素天下歸心是陸士

傑高祖功臣道

名臣事鑑

左傳季武子為三軍武子晉魯曾伯禽

欲舉公室

故益中軍以為二師謂六軍之眾也

孟子遇宋牼曰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既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人也孟子曰宋牼曰當與三軍北定中原蜀志諸葛亮出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吾吾不與也

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雷勝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无懼而已

宋子魚曰三軍以利用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左僖二十二年三軍可奪帥也

語子罕三軍同方苟計共備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无道白虎通

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則李陵書三軍者法天批人也白虎通